

原住民族主權與國家主權*

施正鋒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在這篇論文，我們想要探討國家主權的取得（acquisition）、以及原住民族的主權的失去（extinguishment）。首先，我們釐清國家主權這個概念的意涵、以及回顧它在西方是如何發展的。接著，我們要指出當前主權論述的疏漏。再來，我們想要了解墾殖國家的主權是如何確立的。隨後，我們將探索國際法自來如何看待原住民族的主權、當前國際社會的態度、以及美澳紐加等國的回應。最後，我們將以台灣的漢人國家與原住民族的互動做結尾。

關鍵字：原住民族、原住民族主權、國家主權

* 發表於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主辦「原住民族主權與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社科院國際會議廳2012/11/17。

Ask no one for your sovereignty.

John Trudell (Moore: 2012)

Eligibility [for sovereignty] is not based on any substantive political, social or economic merit or qualification. It is based on history and – one is tempted to say – the accidents of history; many if not most non-Western states have a sovereign existence largely owing to the particular course taken by Western colonial history.

Our current theory of sovereignty is a mental prison.

Robert Jackson (1999a: 3, 5)

On the surface it seemed reasonable: let the people decide. It was in practice ridiculous because the people cannot decide until somebody decides who are the people.

W. I. Jennings (Mayall, 1999: 55)

前言

歐洲國家當年在美洲、以及紐澳的領土擴張，除了有主之地以讓渡、或是征服方式取得有主之地，主要是建立在國際法「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 的發現，依據先佔 (*prior occupation*)、或是開發 (*settlement*) 的方式來取得主權¹ (Reynolds, 1996; Slattery, 1991: Pocock, 2005) (圖 1)。事實上，這些國家各行其是、未必有一定的章法，只要不去搶對方的地盤就好，大家唯一的共識就是無視原住民族

¹ 前者稱「衍生」(*derived*) 主權，而後者稱「原初」(*original*) 主權 (Slattery, 1991: 685, 688; Reynolds, 1996: 86)。Wallace (2005: 3) 類似分為 *derivative* 及 *inherent* 兩種，不過，另外加上殖民地的主權為「授予」(*delegated*)。Carty (1996: 7) 認為，英國在北美洲根本沒有把原住民族看在眼裡，以為只要佔領就夠了。

的存在 (Slattery, 1991: 685, 689)。對於如此以歐洲為中心的論述及作為，原住民族 (Indigenous peoples 或是 aboriginal peoples) 似乎只能聽天由命。在 1970 年代，美國、加拿大、澳洲、以及紐西蘭的原住民族，開始挑戰這些國家存在的正當性；他們在嘗試取回自己的「原住民族主權」(indigenous sovereignty) 之際，也質疑「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 的確立是否合法，也就是國家的主權如何調和原住民族的固有主權。特別是在澳洲聯邦最高法院於 1992 年作出『瑪莫案第二號』判例 (*Mabo vs. Queensland (2)*) 判例，迫使這些國家必須重新思考國家與原住民族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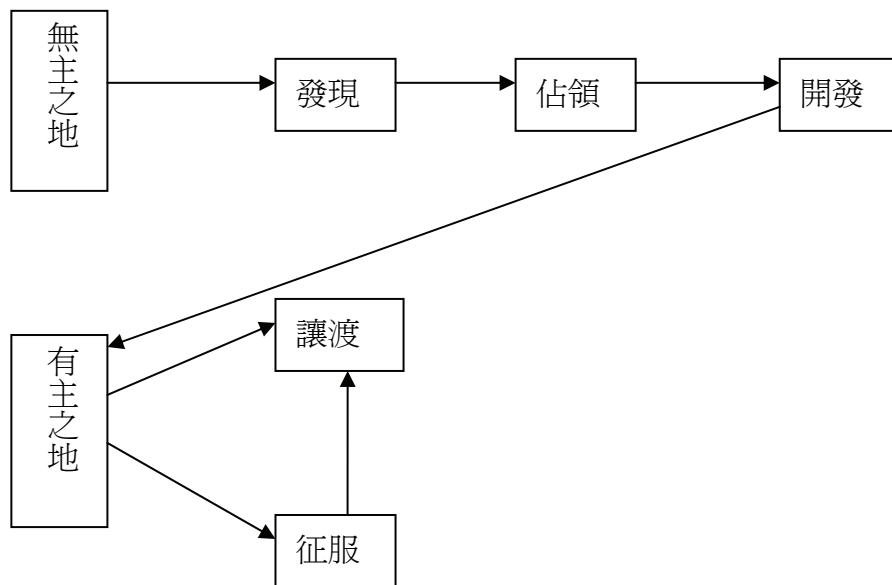


圖 1 主權取得的方式

在美澳洲紐加，對於原住民族的主權的論述，往往是與自決權、自治權、土地權、甚至於民主的實踐一起討論的 (Sharp, 1997: 257; Lenzerini, 2006: 160-62)。由原住民族身分而來的原住民族權利

(indigenous rights)，可以約略分為認同權、自決權／自治權、文化權、財產權／土地權、以及補償權（施正鋒，2005：34-38）。即使暫且不論歷史正義，光是原住民所訴求的土地權、以及自治權，更是與主權分不開。Macklem（2001：11）與 Otto（1995：89）認為主權可以視為一種權利或利益，我們採取折衷，把主權當作位階最高的原住民族權利。由主權衍生而來的土地權、以及相關的資源權，除了負載自治政府，更是維繫原住民族文化認同的物質基礎；至於由自決權而來的自治權，如果沒有建立在土地上，將只有形式上的自主（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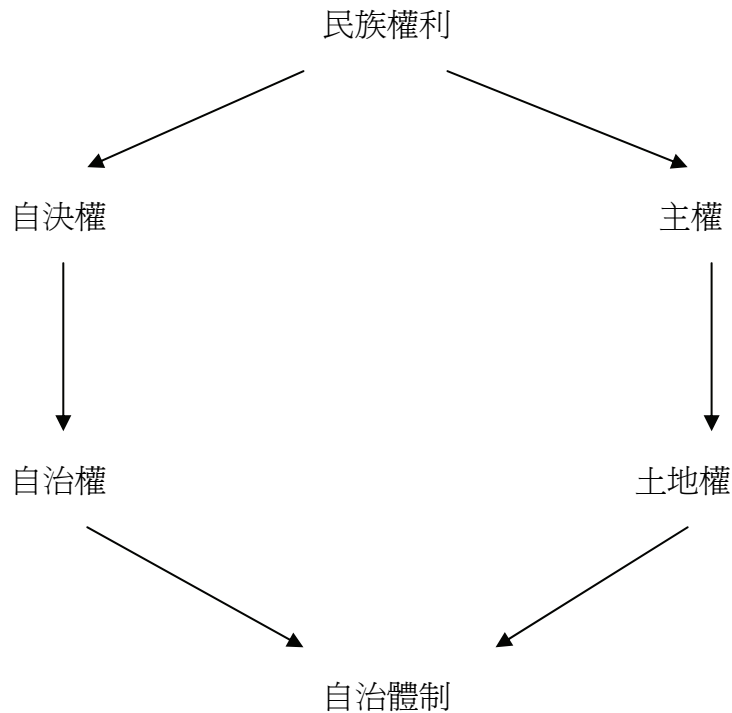


圖 2 原住民族權利與自治體制

受到國際原住民族運動的影響，台灣的原住民族在 1980 年代展開權利保障運動，以正名、還我土地、以及自治為三大目標，分別呼應認

同權、土地權、以及自治權。透過 1994 年的第二次修憲（憲法增修條文第 1、及 9 條），認同權大致受到尊重，也就是將充滿污名化的「山地同胞」改為「原住民」，然而，土地、及自治的訴求一直無法獲得誠心的回應。馬英九政府目前所推動的自治區試辦，其中所謂的「空間合一」，就是刻意迴避土地如何歸還的問題，完全背離原住民族多年來的殷切期待，企圖將歷史的不公不義就地合法。

在這篇論文裡，就是探討國家主權的取得（*acquisition*）、以及原住民族的主權的失去（*extinguishment*）我們先釐清國家主權這個概念的意涵、以及回顧它在西方是如何發展的。接著，我們要指出當前主權論述的疏漏。再來，我們想要了解墾殖國家的主權是如何確立的。隨後，我們將探索國際法自來如何看待原住民族的主權、當前國際社會的態度、以及美澳紐加等國的回應。最後，我們將以台灣的漢人國家與原住民族的互動做結尾。

國家主權的發展

國家與其他政治實體²的最大不同，是它的政治權威稱為主權。一般把主權當作國家構成的特色之一³，因此，有所謂「主權獨立國家」、或「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的用法，把主權跟國家結合在一起。所謂的主權，是指在特定領土範圍之內，一個政治實體能夠行使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威⁴（*Lenzerini, 2006: 157-58*）。另外，主權也是一種

² 不管是 *political entity* 或是 *polity*，除了現代國家，人類還發展各式各樣的前現代政治體制，包括部落、氏族、帝國、大公國、城邦國家、保護國、以及蘇丹國（*Holsti, 2004: 28*）。

³ 另外三個構成要素是人民、領土、以及政府。Ford（2010: 1）將主權、管轄、以及領土稱為國家的「法律三位一體」（*legal trinity*）。

⁴ *Hinsley*（1986: 1）的經典是：「*a final and absolute authority in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法律地位，意味著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存在的正當性、或是被接受的程度（Philpott, 1997: 18-19）。由於形式上的主權獨立，決定一個國家在國際上應該有的平等地位⁵，主權因此又可以當作一種國家之互動的原則、或是規範。

Krasner（1999: 9-25）認為主權有四種意義，包括國內、互賴、西伐利亞（Westphalian）以及、國際法；我們根據其文意，大體上是分別指涉國內的有效統治、對外交流的掌控、是否獨立自主、以及國際上的承認等四面向。Biersteker 與 Weber（1996: 2）、以及 Philpott（1997: 20）將主權分為，「內部主權」（internal sovereignty）、以及「外部主權」（external sovereignty）⁶；我們可以將前二者視為內部主權，後二者視為外部主權。另外，一般將國家是否獨立與否分為擁有「事實」（*de facto*）、以及「法理」（*de jure*）主權⁷：前者是指在內政、外交上具有自主性，不用受到外力的操控，後者則是指在法律、或是憲政上，與其他國家沒有糾纏不清的關係，特別是強國、以及重要國際組織是否承認，那麼，上述國際法主權就是法理主權，而其他三種主權就是事實主權。

在 15 世紀初，歐洲有數以百計的政治實體，管轄權往往相互重疊、公私領域不分、百姓的效忠不定（Holsti, 2004: 31）。到了 16 世紀下半葉，歐洲由中世紀進入現代，由一個原本鬆散的政治宗教世界（*universitas*）⁸，演變為由一個由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社會（*societas*）（Jackson, 1999b: 14-19）。主權這個概念在這個時候出

⁵ 也就是權利義務，權利包括領土完整被尊重、內政不被外力介入，相對地，義務包含不干涉他國內政（Sørensen, 1999: 178）。

⁶ Fowler 與 Bunck（1995: 5）分別稱之為 internal supremacy 及 external independence。

⁷ Hashmi（1997: 2）分別稱之為「實質主權」（substantive sovereignty）、以及「程序主權」（procedural sovereignty），Inayatullah（1996: 61）又稱為「正面主權」（positive sovereignty）、以及「負面主權」（negative sovereignty）。

⁸ 稱為「基督王國」（*Respublica Christiana*）（Jackson, 1999a: 14）。

現，主要在處理一個問題：政治體系／政治社會／政治組織／政府的統權威、或是權力，要如何被社會體系／地域共同體／領土所接受（Murphy, 1996: 85）。

在文藝復興、以及宗教改革之後，教宗的權威逐漸衰退，而國王的權力／治理能力雖然增加，特別是向老百姓徵稅，卻遭到貴族的挑戰，因此，主權適時出現，將政治共同體與社會共同體結合為地域式國家（territorial state），賦予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威，也就是所謂的「絕對王權國家」（absolute state）（Hinsley, 1986: 25-26; Jackson, 1999b: 15）。在三十年戰爭結束後，這種嶄新的政治安排於『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 1648）獲得確認⁹；到了17世紀末，歐洲國家之間的國界大致釐清，各國的中央集權化權威也普遍確立（Murphy, 1996: 84-86; Holsti, 2004: 32-33）。

從英國的光榮革命（1688）、美國獨立（1776）、到法國大革命（1789），新的課題出現，也就是國家主權的來源不應該來自領土，而在人民（people）；因此，國家主權由「王朝的主權」（dynastic sovereignty）演變為「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也就是說，國家是由公民組成的共同體（community of citizens），而統治者的權力必須獲得被統治的公民同意。到了19世紀，由老百姓所組成的人民逐漸凝聚成民族（nation）、或是民族共同體（national community），因此，國家不再是屬於君王、而是民族；又由於國家必須建立在民族之上，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也就是民族與國家的界線必須重疊，這種信念被稱為「民族主義」（nationalism）（Holsti, 2004: 44, 52; Murphy, 1996: 95; James, 1999: 50）。由於民族才是主權所有者，民族有權利掌控自己的領域、而且必須由他們自己決定

⁹ 此後，國家又稱為「現代國家」（modern state）、或是「西伐利亞式國家」（Westphalian state）（Sørensen, 1999: 178）。

是否要有自己的國家，因此，這是「民族的主權」（national sovereignty）。

在一次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揭櫫『十四點計畫』（*Fourteen Points, 1918*），根據「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原則，戰敗的奧匈帝國、及奧圖曼土耳其帝國被解體¹⁰：

V. A free, open-minded, and absolutely impartial adjustment of all colonial claims, based upon a strict observance of the principle that in determining all such questions of sovereignty the interests of the populations concerned must have equal weight with the equitable claims of the government whose title is to be determined.

二次大戰後，在『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 1941*）的精神下，西方國家的殖民地也相繼獲得主權：

..., they respect the right of all peoples to choose the form of government under which they will live; and they wish to see sovereign rights and self government restored to those who have been forcibly deprived of them.

直到葡萄牙於 1974 年軍事革命後，最後一批西方國家的殖民地獲得獨立¹¹。蘇聯在後冷戰時代解體，象徵著最後一波的「去殖民」（decolonization），同時，也驗證民族國家的主權模式仍然是國際秩序的基礎。

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後殖民國家」（post-colonial state），也

¹⁰ 在託管的美名下，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以及比利時，瓜分了德國在非洲及太平洋的屬地，另外，英法兩國也接管了奧圖曼土耳其在中東的領土（Holsti, 2004: 268）。

¹¹ 包括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維德角（Cape Verde）、莫三比克（Mozambique）、聖多美普林西比（São Tomé and Príncipe）、以及安哥拉（Angola）。

就是前殖民地的就地合法，不過，作為國家的基本條件卻不一，特別是治理能力，更不用說處理內憂外患。這些新興的第三世界國家雖然接收了殖民統治政府、領土、以及人民，不過，他們的人民未必有起碼的民族意識，其實不能算是民族國家，卻還是被大家裝模作樣、象徵性地「交付」（delivered）國家主權（Sørensen, 1999: 178-79; Holsti, 2004: 55）。問題是，甚麼叫作民族？誰有資格作為民族？由誰來決定？如果是「國家內部的民族」（nations within）又如何？

當前主權論述的疏漏

Jackson (1999b: 24-26) 指出，照道理應該是由民族來決定領土的主權，事實上卻是由領土來決定對於民族的主權管轄，也就是「維持現有國界原則」（*uti possidetis juris*）硬是壓過民族自決的原則。因此，國際社會在戰後的實際作法，只要是前殖民地就夠了、就可以自動成為國家的候選者，資格大為降低；萬一領土有所爭議，通常會尊重現有的殖民地的界線，然而，這些往往是列強瓜分、或是考量行政方便的結果，人為的國界恣意而充滿妥協（Holsti, 2004: 28, 51, 115）。因此，在主權的遊戲中，這些後殖民國家是不是民族國家並不重要，只要大家相安無事就好（Sørensen, 1999: 178-79）。

在這樣的共識下，聯合國的成員一時暴增。不過，卻仍然有不少潛在的民族努力爭取建立自己的國家，包括魁北克人、巴斯克人、庫德人、以及塔米爾人等等¹²。如果現有的國家同意，就會以和平分離的方式收場，譬如挪威由瑞典獨立（1905）、或是捷克與斯洛伐克（1993）的分手。要是現有的統治國不願意放手，只好透過起義的方式來進行：

¹² 有關無國家之民族的的名單，請參考 UNPO (2011)。

成功的例子有美國、孟加拉（1971）、厄利垂亞（1991）、以及東帝汶（2002）；功敗垂成的有比亞法拉（Biafra）、卡坦加（Katanga）、以及車臣（Chechnya）。

即使獲得實質的政治獨立，還必須進一步被國際社會接受，正如要加入一個社團一樣，首先要先經過申請、審核起碼的資格，然後最重要的是現有的會員是否願意接受；也就是說，要取得國家主權，光有資格還不夠，要看權宜、交情、承諾、甚至於機會，因此，承認是國家生成（state creation）的關鍵¹³（James, 1999: 44; Holsti, 2004: 115, 129）。不過，目前國際社會對於新生國家的承認，雖然好像有一套章法，實際上並沒有一致的作法。有些國家明明有實質的獨立，卻是被拒絕在門外，譬如台灣；有些國家根本是人家的附庸、或者只有空殼，卻還是可以加入聯合國，譬如冷戰時期的東歐國家、或是諸多 Jackson（1987）所謂的「準國家」（quasi-state）¹⁴。難怪 Krasner（1999）認為目前的主權制度為「有組織的偽君子」（organized hypocrisy）。美國前總統小布希面對俄羅斯及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杯葛，最後結合歐盟（英國、法國、及德國），在極度不悅中¹⁵，乾脆逕自宣布承認柯索沃

¹³ 事實上，印度及加拿大還沒有獨立，就成為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Holsti, 2004: 114, 140）。在國際法有「宣示說」（declaratory theory），意思是說，國家的存在不假他人承認；另一派為「承認說」（constitutive theory），如果沒有他國承認，國家在國際上沒有地位（Crawford, 2006: 10-28）。根據 Strang（1996），主權的取得及維護有兩種途徑：一為在外國勢力的均衡中取得主權的妥協，比如過去的中國、土耳其、阿富汗、波斯；一為積極發展國力來建構並捍衛自己的主權，比如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Krasner（1999: 70）認為，即使不被承認，國家不會因此壽終就寢，譬如當聯的蘇聯及中國，更不用說現在的台灣。

¹⁴ 類似的用詞有 weak、failed、collapsed state，甚至於根本就是高層貪腐的體制（kleptocracy）（Holsti, 2004: 56-57）。San Marino 面積61.2平方公里、人口32,193（Wikipedia, 2012a），Andora 面積31.61平方公里、人口7,657（Wikipedia, 2012b）；兩個國家分別在1992及，1993年加入聯合國（Wikipedia, 2012c）。事實上，很多人可能只在郵票知道他們的存在，Mayall 稱之為「虛擬的主權」（virtual sovereignty）（1999: 79）。

¹⁵ 小布希表示「再說無益，柯索沃已經獨立」（enough is enough, Kosovo is independent），也就是說，他已經仁盡義至了（YouTube, 2007）。

(Kosovo) 。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國家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結構調整要求，儘管看來弱化，然而，作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單位卻還是屹立不搖。同樣地，由於非政治事務合作的需要，歐盟的區域性「超國家」(supernational) 安排日益深化及廣化¹⁶，局部的主權讓渡、或是分享已經是不爭的事實(Wallace, 1999)；儘管如此，歐盟的成員還是以主權國家為主。由於多層次的治理模式(區域、國家、及地區)、以及交錯重疊的認同(譬如國家之上有歐洲認同、國家之下有地區認同)，Sørensen (1999: 180) 稱之「後現代國家」(postmodern state) 。

到底國家要以何種來呈現，似乎只要領土的界線不要變動，內部的安排也非一成不變。譬如經過『戴頓協定』(*Dayton Accords, 1995*) 所妥協出來的波斯尼亞，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是由波斯尼亞人及克羅埃西亞人結合的聯邦，而 Republika Srpska 是由塞爾維亞人組成的單一體制共和國，兩者合組邦聯，在 1992 年成為聯合國的一員。這種憲政體系已經超越政治學者的想像。看來，在國際社會的實際運作，只要再形式上是一個國家，主權作分層的共享，大家也不以為忤。因此，面對原住民族對於主權的訴求，也沒有甚麼不可能的想像。

墾殖國家的主權如何確立

在 12 世紀，歐洲國家開始向美洲、亞洲、以及非洲拓展，透過征服及殖民剝奪這些地方的獨立，建立現代帝國¹⁷。一開頭，歐洲的帝國

¹⁶ 要角國家對它的願景有不同的期待：德國希望這是一個聯邦國家，法國則想像為邦聯，而英國只視為國際組織。

¹⁷ Strang (1996: 24) 把西方的擴張主義分為殖民(colonial)、以及帝國主義(imperial)兩種，前者是指正式併吞以外，還派人前往墾殖，也就是設立「墾殖式殖民地」(settler colony)，譬如英國在紐澳及南非採取「殖民式帝國主義」

主義還是尊奉基督王國的秩序，譬如說，西班牙及葡萄牙在 16 世紀瓜分美洲，獲得教宗的刺令。不過，歐洲國家的主權觀漸漸被拿來當作擴張的工具，譬如說，英國的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n Company）、以及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透過英王的特許，將南亞及北美的領土納入大英帝國。這些非歐洲／非基督的政治體系被認為不夠文明，不能加入文明的西方社會¹⁸，當地人原本應該享有的主權被剝奪，被轉換為殖民帝國的主權¹⁹（imperial sovereignty）（Jackson, 1999b: 20-21）。

英屬北美十三州經過獨立戰爭（1775-83），成立美利堅合眾國（美國）；三十年後，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屬地紛紛以革命方式掙脫母國²⁰。英國在 19 世紀中終於允許加拿大、澳洲、紐西蘭、以及愛爾蘭成立自治領（dominion）。不管是透過武力、還是和平手段，除了愛爾蘭，這些基本上都是屬於「土生仔」（Creole）所領導的獨立建國運動，與原住民族無關²¹。

我們簡化先前的構思（施正鋒，1998：219），提出一個「墾殖國家²²」（settler state）的概念架構（圖 3）。由發現到征服，墾殖者來到

（colonial imperialism）；後者則是單純的經濟考量，譬如中國及日本被要求門戶開放，或是英國在印度、荷蘭在印尼的經濟榨取。

¹⁸ 其實，連土耳其、中國、日本、暹羅、以及波斯，由於西方國家判定其文明的水準不夠，一直到 19 世紀才被外交承認（Holsti, 2004: 129）。

¹⁹ 有關於這些領土的安排，有時候納入母國不可缺少的一部份，譬如法國之於阿爾及利亞，有時候則變成正式的殖民地、或是非正式的保護國甚至於勢力範圍；一般而言，法國採用直接統治，而英國偏好間接統治（Holsti, 2004: 245-46）。

²⁰ 有關於美國的獨立，見 Miller（1959）、以及 Countryman（1985）；有關於拉丁美洲國家的獨立過程，見 Rodriguez（1998）、Krasner（1999: 176-80）、以及 Archer（2000）。

²¹ 土生仔是墾殖者的後裔，見施正鋒（1998：251）。愛爾蘭是英國第一個征服的殖民地。基本上，愛爾蘭的獨立雖然有新教徒參與，不過，大致上還是以天主教徒為主，因此，比較難定位為墾殖國家。羅德西亞（Rhodesia）在 1965 年宣佈獨立，卻不被國際社會接受，經過十多年的內戰，最後由黑人在 1980 年建立津巴布威（Zimbabwe）；南非則經過抗爭及談判，白人在 1994 年把種族隔離政權和平轉移給黑人。

²² 請參考 Hartz（1964）、以及 Hollingsworth（1971）。

原住民族的國度進行開發，由於回不去了、或是不願意返回，他們在地建立自己的國家；即使制度是移植自殖民母國，至少在政策上、或是人事安排上是土生土長的²³。這個墾殖國必須同時處理兩個課題：一方面要切斷與殖民國的臍帶，也就是主權國家的確立，另一方面則是要如何儘快綏靖原住民族，讓他們釋出土地給墾殖者。

墾殖國必須同時進行三大任務：國家肇建（state-making）、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以及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施正鋒，2001）；相對地，原住民在抗拒軍事征服之後，接下來就是如何面對這個墾殖者國家的統制。站在墾殖者的立場，原住民族的抗爭就是暴力，因此，必須以法治的方式來馴服；透過對於人的控制，可以順勢接收土地，蠶食鯨吞，造成既定事實，順理成章取得主權（Ford, 2010; McHugh, 2004），也就是 Robertson（2007）所說的「使用法律征服」。原住民族一旦被支配了，接下來就是土地流失、文化剝奪、上經濟倚賴，在不知不覺中被吸納，主權就靜悄悄地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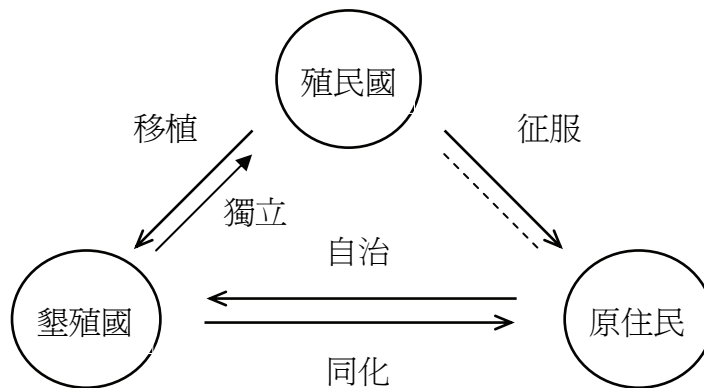


圖3 墾殖國家的概念架構

²³ Krasner (1999: 175) 的用字是 autochthonously generated；他指出，巴西在19世紀初已經比葡萄牙還強盛有力（頁176）。

就國家的肇建，美國採取革命方式，同時著手國家機器的打造，特別是立憲。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英國在『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 1783*）放棄北美的十三個殖民地，將主權讓渡給美國（Slattery, 1991: 687-88）。相對地，加拿大、紐西蘭、以及澳洲則透過憲政的演變，慢慢切斷與英國的隸屬關係；由於缺乏前例可循，只好在含混的憲政架構下，依據實際內外政治情勢的變動，彼此有默契地作與時俱進的理解及調整，開創了這三個國家的法理獨立（Zines, 1991: 2-5）。儘管有制憲與修憲的差別，這四個國家還是有相當的共同點，就是透過憲法的變遷還呈現自身的獨立自主²⁴（Oliver, 2005）；當然，根據當時運行的國際法，原住民族只有順從的份。

在 1920-30 年代，加拿大（連同南非及愛爾蘭）向英國強烈要求更多的自主，相對地，澳洲及紐西蘭的態度戒慎小心。在 1926 年，英國與殖民領地共同公佈 *Balfour Declaration*，承認彼此的平等地位：

They are autonomous Communitie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equal in status, in no way subordinate one to another in any aspect of their domestic or external affairs, though united by a common allegiance to the Crown, and freely associated as members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英國隨後在 *Statute of Westminster*（1931）確認上述的約束，讓領地的議會取得立法權，這可以算是這些自治殖民地的實質獨立²⁵

²⁴ 見 Lieberman（1987）有關美國的憲政發展過程，加拿大見 Russell（1993），澳洲見 Galligan（1995），以及紐西蘭見 Brookfield（1989）、Joseph（1989）、James（2000）。

²⁵ 第四條的文字是：

No Act of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passed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Act shall extend, or be deemed to extend, to a Dominion as part of the law of that Dominion, unless it is expressly declared in that Act that that Dominion has requested, and consented to, the enactment thereof。

澳洲及紐西蘭等到1942及1947年才同步通過該條例。根據 New World Encyclopedia

(Zines, 1991: 2-5; Natoli, 2011: 68-70)。儘管如此，英國的樞密院 (Privy Council) 仍然是三國的最高上訴法庭。另外，由於加拿大及澳洲採聯邦制，針對與英國藕斷絲連的憲政關係，聯邦與省／州仍的歧見治絲益棼，特別是魁北克的掣肘。

原先的法屬加拿大，Acadia 是在『烏翠克條約』(*Treaty of Utrecht, 1713*) 割讓給英國；法國在「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 戰敗，在『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 1763*) 將剩下來的部份 (稱為 New France) 交出來，因此，英國是以征服的方式取得主權 (Slattery, 1991: 687)。至於法國如何取得加拿大的原初主權，標準的說法是 Jacques Cartier 的探索、加上 Champlain 的開發 (Slattery, 1911: 688)。在美國獨立後，剩下來的三塊北美殖民地根據『英屬北美法』(*British North American Act, 1867*) 結合為英國的自治領，加拿大從此獲得實質獨立，一般將這個建國的過程稱為「邦聯化²⁶」(Confederation) (Creighton, 1964)。

進入 1980 年代，面對魁北克省的分離主義運動，渥太華的政治菁英盤算以憲政改造慰留，並試圖以憲法的「回歸本土化」(repatriation、或 patriation) 來取得法理上的主權獨立。根據仍然有效的『英屬北美法』，只有英國國會可以更動該法的文字；大體而言，英國謹守本分，知道除非加拿大主動要求，不會越俎代庖立法。問題在於，聯邦政府認為自身可以片面要求英國國會修憲，而一些省政府認為必須獲得共同授權；由於內部沒有共識，英國國會一度在 1981 年組成 Kershaw Committee 意欲了解。加拿大政府強烈反彈，認為一國政府

(2008)，澳洲獨立的年份有 1942 及 1986，紐西蘭 1856 及 1947，加拿大 1931 及 1982。

²⁶ 這是由四個省所組成的聯邦體制，包括紐芬蘭 (Newfoundland)、艾德華王子島 (Prince Edward Island，原稱 St. John's Island)、新斯科細亞 (Nova Scotia，原意為「新蘇格蘭」)、以及魁北克。

接受他國國會的調查是不妥當的，而且，如果英國國會堅持當加拿大國會的太上皇，一定會遭引起公憤，因此威脅退出大英國協（Zines, 1991: 12-15）。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儘管不願意直接臧否英國，還是表達加拿大國會的優越性，並嘲諷英國國會未免過於「不受限制」（untrammelled）及「無所不能」（omnipotent）（*Patriation Reference, 1981*）。終究，英國同意加拿大的要求，通過 *Canada Act*（1982）²⁷，從此，英國的法律不再自動適用於加拿大。

澳洲在進行法理獨立的過程，也有類似的憲政爭議，也就是針對如何擺脫英國殖民措施的方式，州政府與聯邦政府有不同的看法。澳洲是在 1901 年結合英國六塊殖民地而成，在自治領的身份下，澳洲的憲法（*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n Constitution Act, 1900*）是透過英國國會立法的方式制定的，英國保有澳洲的立法權。澳洲在 1942 年同意英國的 *Statute of Westminster*（1931）²⁸，大致上結束英國的代為立法權，不過，州政府仍有技術性的異議；英國基本上認為這是澳洲的家務事，不願意介入，最後，英國及澳洲國會同步通過 *Australian Act*（1986）（Zines, 1991: 15-22; Natoli, 2011: 71-72）。該法澳洲版²⁹的正式名稱是『*An Act to bring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ffecting the Commonwealth and the States into conformity with the statu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a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and federal nation*』，昭告天下澳洲已經獨立。澳洲聯邦最高法院在 1999 年的 *Sue v. Hill* 判例中，雖然並未提及該法的正式名稱，不過，明白確認英國已經是「外國」（foreign

²⁷ 這是加拿大最後一次要求英國幫忙修憲，可以說落日條款。該法的正式條文只有三條，包括「No Act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passed after the Constitution Act, 1982 comes into force shall extend to Canada as part of its law.」，廢除『英屬北美法』的修憲同意盲腸。比較特別的是該法在附錄放進加拿大國會同步通過的雙語 *Constitutional Act*（1982）。

²⁸ 透過 *Statute of Westminster Adoption Act*（1942）。

²⁹ 英國版沒有這些文字，應該是尷尬吧。

power)。

由於擔心發生類似美國的獨立運動，英國國會在 1852 年通過紐西蘭的憲法 (*New Zealand Constitution Act*)，允許白人墾殖者有自治權；紐西蘭在 1947 年確認英國的 *Statute of Westminster* (1931)，結束英國立法權，建立獨立的法理基礎 (Wikipedia, 2012d)。由於英國在 1973 年加入歐洲共同市場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歐盟的前身)，也讓紐西蘭憲法回歸本土的聲音高漲 (Joseph, 1989: 59)。紐西蘭乾脆在 1986 年通過 *Constitution Act*，廢除最早的憲法 *New Zealand Constitution Act* (1852)，宣佈英國國會通過的法不再適用於紐西蘭，把跟英國的最後一絲憲法關係也切斷，達成憲政獨立 (Zines, 1991: 22-25)。Bolger (2000: 52) 甚至於認為，紐西蘭在 1993 年經過公投 (54% : 46%)，決定將國會選制由單一選區調整為德國式的混合式比例代表制 (mixed-member proportionality, MMP)，其實也是一種刻意的成人禮安排。

總之，透過憲法的自主，加拿大、澳洲、以及紐西蘭分別在 1982、1986、及 1985 年確立法理獨立的。究竟這是三國取得 (acquisition)、還是英國放棄 (abdication) 主權，就實質而言，並不重要，因為英國跟他們無關，因此，對於三個獨立的日子，官方並未列為假日，而老百姓恐怕也不知道當年發生了甚麼事情；關鍵在於現行的法律，這是代表人民主權的國會所通過的，特別是經過公投方式來表達人民意志力的澳洲憲法 (Zines, 1991: 25-27)。

歷史上國際法如何看原住民族主權

Paul Keal (2003: 86-107) 根據 M. E. Lindley 在 1926 年所出版的

《國際法關於落後領土的取得暨統治》(*The Acquisition and Government of Backwar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將國際法自來對於非歐洲民族主權所採取的態度，分為承認、有限／條件承認、以及拒絕承認三個時期，而這三個階段，剛好與歐洲國家對外擴張的過程相符，也就是征服墨西哥(16 世紀)、佔領北美洲(17-18 世紀)、以及殖民澳洲及非洲(18-19 世紀) (頁 86)。前兩者可以約略歸為自然法(*natural law*)的傳統，而第三個時期大體已被實證法(*positive law*)取代。

一、承認時期

歐洲國家在美洲進行擴張，必須面對兩個基本問題：(一) 究竟他們是否有權佔領非歐洲人的土地；以及(二) 他們是否可以訴諸武力。當時的思想界採取自然法的觀點來詮釋³⁰，其中又分為人道主義(*humanistic*)、以及學院派(*scholastic*)兩種看法；爭辯的重心不在於西班牙王室對於美洲主權的取得，而是隨著主權而來的土地權(*Keal, 2003: 93*)。人道主義者主張不排除以戰爭來作自保、或是彰顯帝國的榮耀，因此認為可以對於落後的民族發動戰爭、允許採取武力來取得荒廢的土地。在這武力論當中，野蠻人的說法是重心：既然他們是野蠻人³¹，因此是次等的、非理性的，也就沒有能力治理自己，他人當然就可以殖民、支配他們；又因為他們對於土地的運用方式簡直是暴殄

³⁰ 包括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74-1566)、Francisco de Victoria (c. 1480-1546)、Juan Gines de Supulveda (1490-1573)、Alberico Gentili (1552-1608)、Hugo Grotius (1583-1645)、以及 Samuel von Pufendorf (1632-94) (Williams, 1990; Pagden, 1993; Todorov, 1999)。Las Casas 與 Vitoria 又特別被稱為「西班牙學派」(*Spanish School*) (Marks, 1990: 7)。

³¹ Supulveda 也以提供對印地安人數諸武力的理由：他們是野蠻人，他們有吃人、以及活人祭獻的儀式，為了解救那些無知的受害者，以及為了要傳播基督教(*Keal, 2003: 91*)。

天物，外來者當然可以取來開發使用（Keal, 2003: 91-92）。譬如 Alberico Gentili 認為只要有土地需要、以及有能力開發者，都可以對於任何空地進行墾殖（Keal, 2003: 87）。

相對地，學院派認為上述看法違背了「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則。譬如說，Las Casas 與 Vitoria 以為印地安人和西班牙人一樣都有能力治理自己，他們的土地不應該被視為荒廢，因此，即使西班牙王室取得主權，不應藉故剝奪他們的土地權。Vitoria 認為：（一）美洲新世界的土地並非無主，因此，不能透過佔領而取得；（二）不能因為對方的行為違反自然法而逕自盡興干預，譬如說，抗拒教會的福音傳教、或是拒絕西班牙的貿易或旅遊；以及（三）儘管阻止對於無知者的傷害是可以接受的，不過，卻並能因此藉故推翻對方（Keal, 2003: 92-93）。同樣地，Pufendorf 強烈反對 Grotius 的說法，認為如果要取得他人的財物，必須經過雙方的同意，不可藉口自然法則而強力攫取；他進一步主張，一塊土地如果沒有明確的個人所有者，即使是集體擁有的土地，不得以因此視之為荒廢的土地，而外人也不可以援引自然權而佔領（Keal, 2003: 96）。

二、有限承認時期

這時期的主張³²基本上有條件承認非歐洲民族的主權，認為墾殖並不需要取得當地人的同意，因此，如果土著執意捍衛其土地的話，歐洲國家可以訴諸武力（Keal, 2003: 97-98）。Locke 認為當時的印地安人處於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因此，他們的土地應該開放給墾殖者使用，然後，透過後者付出的勞力，財產權才獲得創造³³（Keal, 2003: 98-

³² 包括 Emmerich de Vattel (1714-69)、Robert Phillimore (1810-85)、Georg Friedrich von von Martens (1756-1821)、Johann Kaspar Bluntschli (1808-81)。

³³ Barbara Arneil 進一步推斷，Locke 之所以要寫其著名的 *Two Treatises*，用意就是在替

99)。Vattel 認所有的民族應該都要耕作其土地，因此，如果有民族不按照歐洲的方式來耕作土地，譬如缺乏效率的漁獵游牧，其他更更勤勞的民族認為「有需要的」而據為己有，原住民族也沒有甚麼好抱怨的 (Keal, 2003: 100)。換句話說，未經開墾的土地就是無人佔領的國度，因此，野蠻人如果對於自己的土地沒有特別的用途、沒有真正的使用、或是沒有固定的運用，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合法所有者；相對地，當航海者來到一塊無人的土地，經過有效的佔領、著手墾殖、進行開發，才算真正地擁有土地的所有權 (Keal, 2003: 101-102)。

三、拒絕承認時期

由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國際法儼然就是殖民統治的工具³⁴ (Anaya, 2004: 26)。時的國際法論述強調，一個民族是否文明，直接左右著領土主權、以及土地權的有無，也就是說，凡是未經文明、或是半文明國家所擁有的領土，就是無主之地，他人因此可以前來佔領 (Keal, 2003: 103-104、111)。Keal (2003: 105) 認為，西方國家為了鞏固各自的地盤，彼此的盤算是希望大家相安無事，因此，當時的國際法完全沒有把「不文明」的土著看在眼裡，以免因為承認對方殖民地上的土著的主權而導致國際紛爭。

根據 Westlake，文明的民族必須有相當的政治組織，以便保護前來的歐洲墾殖者、並能讓他們能過著歐洲式的生活方式，因此，如果土著

英國在美洲的殖民政策粉飾太平，尤其是有關財產權的那一章，根本就是要為英國在17世紀剝奪北美原住民土地找藉口；由於 Locke 把耕作視為財產權的先決條件，因此，除非採取歐洲人的農耕方式，原住民就無法擁有土地所有權；而最令 Arneil 不滿的是 Locke 為了證明歐洲人的農業技術比較優越，刻意忽視與其理論不符的證據，因為當時的確有不少歐洲墾殖者仰賴印地安人提供賴以維生的食物、以及生產食物的技術 (Keal, 2003: 99-100)。

³⁴ 包括 John Westlake (1828-1913)、William Edward Hall (1835-94)、以及 Lassa Francis Lawrence Oppenheim (1858-1919)。

無力提供如此進化的政府，他們在國際法上就不算是文明的民族；進一步言，儘管原住民的領土早就已經有相程度的政治社會，土地上的住民如果不能結合起來進行政治行動，那麼，這塊土地還是無主之地，也就可以任憑外人前來佔領（Keal, 2003: 104; Anaya, 2004: 27-28）。Westlake 援引 Vattel 的思維，認為不文明的民族如果佔有的土地遠超過他們實際上所需要，那麼，那些多餘的土地就是無主之地³⁵（Keal, 2003: 106）。Westlake 甚至於主張，一旦一個文明國家把另一個國家打為殖民地，如果能取得領土的主權，就代表著能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因此，究竟土著是否能繼續擁有土地權，完全端賴殖民者要如何處置（Keal, 2003: 104）。

同樣地，Oppenheim 表示，國際法的基礎是文明國家之間的共識，因此，光是有國家的狀態還不夠成為國際社會的成員；一個國家若要成為國際法的主體，惟一的途徑就是獲得其他國家的承認³⁶（Anaya, 2004: 28-29）。換句話說，Oppenheim 認為「有組織卻四處遊蕩的部落」（organized wandering tribes）就是不登大雅之堂。而 Hall 更是直言，原住民族之所以被排除在國際法適用的範圍之外，最主要的理由是因為當時的實證國際法是由（by）源自歐洲的國家所定的、而且是為了（for）他們量身訂做，因此，原住民在國際上會沒有地位、會喪失權利，完全沒有甚麼真正的道理可言（Anaya, 2004: 28）。

³⁵ 所謂的文明，Westlake 的標準是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政府，好讓歐洲墾殖者可以享有與祖國相當的人身保護、或是至少也要有那些亞洲帝國的政府組織，否則，文明的歐洲民族可以提供不那些文明的民族一個國家，除非他們自己有能力將外人趕走；總之，Westlake 認為歐洲人的財產觀比較優越，因此，不願意思考原住民自原本就有獨特的土地觀，當然認為剝奪漁獵遊牧民族的土地是光明正大的行為（Keal, 2003: 106-107）。

³⁶ Anaya (2004: 29) 認為 Oppenheim 的說理方式犯了邏輯上的循環論證的謬誤：為何原住民族不是國家？因為其他國家不加以承認！然而，為何其他國家不願意承認原住民族的政治組織為國家？因為他們沒有資格當作國家！d'Errico (1997) 也指出類似的邏輯謬誤：印地安人為甚麼沒有主權？因為他們沒有國家！那麼，為甚麼他們不建立一個國家？因為他們沒有主權！

儘管歐洲強權在 15-16 世紀前往西半球開發的時候，的確與不少當地的原住民族簽定了條約，不過，對於諸如 Charles Hyde 等實證法學者來說，這些國家並不真的認為原住民具有在國際場域行使權利的能力，因為他們不僅是缺乏國際法上面的人格，連起碼保有控制領土的力量也沒有，也就談不上所謂的主權歸屬（Anaya, 2004: 29）。坦承而言，當時白人政權與原住民族簽定條約，雖然未必早已打定主意食言而肥，不過，頂多也只是視為權宜之計罷了³⁷；不過，對於這些助桀為虐的實證國際法學者來說，那些「沒有教化的部落」（uncivilized tribes）懂甚麼叫做領土的主權（Anaya, 2004: 30）？

Slattery（1991: 693-96）點出來，有關於原住民族是否具有國際上主權國家的議題，關鍵在於加入國際社會的資格。那麼，到底由誰來決定政治個體的地位及權利的國際規則？他認為，如果由現有的成員來訂標準，他們當然會站在利己的角度來考量³⁸。問題是，即使這些國家可以排除他者加入，他們憑甚麼去「發現」其他政治個體的領土？此外，為何他們的標準就比他人高人一等？難道不可能者出普世的標準？我們或許可以嘗試找出所有的規則，再歸納出一個通則，然而，又如何知道這在規範上會比較公平？這是實證法在先天的缺陷。

當前國際社會如何看待原住民族的主權

國際社會之所以對歐洲國家取得原住民族主權視為理所當然，關鍵

³⁷ 對於英國人因為情勢改變而對於條約反悔的討論，見 Tully (1995: 136)。

³⁸ 譬如說，在 1713-63 年期間，英國、法國、以及原住民族在新布倫瑞克（New Brunswick）、及新斯科細亞有諸多領土紛爭，英國法庭基於「國家行為原則」（act of state doctrine），當然是站在自己國家的立場，不願意以司法權干預行政權；至於以國際法來處理，所謂的常規（convention），也不過是各國所同意的實際作為，未必合乎正義原則（Slattery, 1991: 690-93）。

在於歐洲強權私相授受，以至於被支配的原住民根本沒有發言的空間。根據 Duncan Ivison 等人（2000: 5-11），政治哲學家對於原住民族群權利主張的回應，大致可以歸納為自由主義、修正式自由主義、以及既有主權三大觀點，也可以用來解釋原住民族的主權。首先，最常見的說法是以自由主義作出發點，對於集體權的提法有所保留，他們因此主張，只要原住民族的個人權利能獲得保障，就是間接在實踐自決權、或是自治權。不過，對於原住民族來說，這樣的做法不僅是敷衍了事、而且是充滿著敵意，甚至於根本就是一種另類的同化政策、硬要將自由主義加在他們身上，此外，也沒有真正觸及原住民族主權的議題（Ivison, 2000: 6）。

再來，修正式自由主義願意作有條件的讓步，也就是將原住民族的自治權、以及土地權的歸還／賦予，當作是跟個人的自主、自由、以及福祉的保障串在一起；特別是從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著手的 Will Kymlicka（1995），嘗試著將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合成，以挽救自由主義的不足（Ivison, et al., 2000: 7）。不過，這樣的努力依然不脫自由主義個人中心窠臼，因而仍然引來相當嚴厲的批判，特別是這種修正主義將原住民族的自決權限定在對內的自治，而所謂的「國家內部的民族」（nations within）的定位，也不可能促成立足點平等的對話，因此，不免讓人質疑真正的用意是在鞏固墾殖國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或是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Ivison, et al., 2000: 8; Tully, 2000: 41）。

最後，既有主權派直接切入原住民族「歷史主權」（historical sovereignty）的歸屬，認為原住民族自來就對於自己的土地就掌握著「既有的主權」（inherent sovereignty）、而非「暫時主權」（temporary sovereignty），只不過，過去是被人以不正當的方式搶走，因此，現在自然要加以歸還；特別是在土地方面，如果在現實上無法全

部歸還，至少也應該做妥善的補償（Iverson, et al., 2000: 9）。

問題是，如果要歸還原住民族的主權，就牽涉到到底原住民族所宣稱擁有的歷史主權是甚麼：到底這是指在國際社會獨立建國的資格、對內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還是領土的掌控？由此可見，主權的內涵又回到究竟原住民族如何行使主權的現實問題。Duncan Iverson 等人（2000: 9、13-14）因此建議，不如暫時先將原住民族主權的所有與如何實踐的議題脫鉤處理，也就是說，一方面先認原住民族的主權、另一方面則暫時先尋求彼此可以接受的政治安排，同時，也要重新思考如何界定主權的意義，不要斷然硬要原住民族接受所謂的「不行使分離的主權」（secessionless sovereignty）。

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西方的殖民地紛紛因去殖民化而獲得獨立，不過，由於根據所謂的「鹹水論」（saltwater thesis）、或是「藍海論」（blue water thesis），原住民族與墾殖者的國家並未隔著大海，原住民族被認為並未處於被殖民狀態，也就不算是所謂的「外部殖民」（external colonization），因此，民族自決並未適用在他們身上（Anaya, 2004: 54; Tully, 2000: 39-40, 55; Keal, 2003: 133）。

其實，由於聯合國本身就是強權之間折衝妥協結果的產物，『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5*）反映的就是國際政治上的現實主義，因此，強調要尊重會員國的主權平等（第 2.1 條）、以及民族的平等權利及自決（第 1.2 條），不過，提醒不可威脅到會員國的領土完整（第 2.4 條）：

1.2 To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based on respect for the principle of equal rights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nd to take other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universal peace

2.1 The Organization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sovereign equality of all its Members.

2.4. 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難怪 Anaya (2004: 51) 認為幾乎是斷絕原住民族獨立的可能。聯合國大會在 1960 年地通過『許諾被殖民民族暨殖民地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eoples*) , 再度表達對民族自決權的尊重 :

2. 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by virtue of that right they freely determine their political status and freely pursue thei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adequacy of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or educational preparedness should never serve as a pretext for delaying independence.

不過, 還是不忘提醒尊重會員國的領土完整 :

6. Any attempt aimed at the partial or total disruption of the national unity and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a country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7. All States shall observe faithfully and strictly the provisions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present Declaration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non-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all States, and respect for the sovereign rights of all peoples and their territorial integrity.

『聯合國憲章』（第 1.2 條）提到民族自決權，使用的字眼是「peoples」、而非「nations」；此外，也不願意針對甚麼是民族作定義。同樣地，聯合國在 1966 年通過的『國際公民暨政治權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國際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雖然開宗明義再第一條都宣示「所有的民族都有自決權」（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然而，還是刻意避開了「nation」而使用「people」。至於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所通過跟原住民族有關的兩個公約，『原住暨部落人口公約』（1957）、以及『原住暨部落民族公約』（1989），前者用「Indigenous and Other Tribal and Semi-Tribal Populations」，後者用「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後者特別澄清，不要作太多的聯想：

1.3. The use of the term peoples in this Convention shall not be construed as having any implications as regards the rights which may attach to the term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我們再來看聯合所成立跟原住民族相關的機構（附錄 1），「原住人口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1982）、「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擬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the 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1985）、「原住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Voluntary Fund for Indigenous Populations, 1985）、「原住民族人權特別報告人」（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1）、「原住民族議題常設論壇」（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2002）、以及「原住民族權利專家機制」（Expert Mechanism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可以看出來，越是工作性質、或是層級較低的單位，才會使用「民族」

(people³⁹)，不然，不是「人口」(population)、就是「議題」(issue)；當然，更不可能使用「nation」，以免被聯想到自決權的行使。

事實上，在『原住民族權利宣言』(2007)草擬的過程，連原住民族的英文用字應該是單數(people)、還是複數(peoples)，就吵了二十多年(Calma, 2007)。終究，正式通過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並未放入主權字眼；雖然提到自決權，不過卻強調只適用於內政及地方事務，也就是自主及自治，算是一種聊勝於無的妥協吧⁴⁰：

3.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By virtue of that right they freely determine their political status and freely pursue thei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4. Indigenous peoples, in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have the right to autonomy or self-government in matters relating to their internal and local affairs, as well as ways and means for financing their autonomous functions.

當前，對於原住民族權利運動比較支持者的看法，大致上還是依循 Las Casas、以及 Victoria 的自然法途徑，駁斥墾殖國家以征服、或是發現／佔有取得主權的方式(Slattery, 1991; Tully, 2000; Macklem, 2001)。大體而言，他們不認為當年的原住民社會為無主之地，質疑為甚麼原住民族不被視為民族、他們的政治組織不能稱為國家，憤懣為何土地的主人必須向小偷、甚至於強盜證明自己的所有權，譴責歐洲強權

³⁹ 另外，聯合國兩次推動「世界原住民族國際十年」(1995-2004、2005-14)，用的是「people」。

⁴⁰ 有趣的是，美澳紐加仍然投反對票。另外，即使是只提到反歧視、以及參與的『原住暨部落民族公約』(1989)，無關自治、或是主權，這四個國家也拒絕簽署(Wikipedia, 2012c)。

拒絕承認原住民族為國際法的個體，以及提醒國際法學者不能逃避道德責任、繼續充當幫兇。

譬如 Lenzerini (2006: 163-64) 從人口、領域、政府、以及外交能力，來論證原住民族作為國家的資格⁴¹。首先，原住民族的人口、以及領域是無庸置疑；再來，所謂的「政府」，他們在墾殖者前來之前就能掌控自己的土地，當然是有政府的型態；至於與他國建立關係的能力，只要看看他們過去與西方國家簽訂條約就知道答案。雖然美國聯邦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在 *Cherokee Nation v. Georgia* (1831) 判定原住民族是「國內倚賴性民族」(domestic dependent nations)，實質上就是證明當年的北美洲並非無主地。馬歇爾在 *Worcester v. Georgia* (1832) 指出，美國當年跟「印地安民族」(Indian nations) 簽訂條約之際，不管是「條約」(treaty)、還是「民族」(nation)，跟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

The very term “nation,” so generally applied to them, means “a people distinct from others.” The Constitution, by declaring treaties already made, as well as those to be made, to be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has adopted and sanctioned the previous treaties with the Indian nations, and consequently admits their rank among the powers who are capable of making treaties. The words “treaty” and “nation” are words of our own language, selected in our diplomatic and legislative proceedings by ourselves, having each a definite and well understood meaning. We have applied them to Indians as we have applied them to the other nations of the

⁴¹ 請參考 *Western Sahara Advisory Opinion, 1975* (80-81)、von Glahn (1981: 62)、以及 Crawford (2006: chap. 2)。

earth. They are applied to all in the same sense.

Slattery (1991: 686-87) 一語道破國王的新衣：歐洲國家當年如果不把原住民族的領域當作無主地看待，就沒有正當的理由採用發現、或是佔有的方式來取得主權。另外，他也明白指出，即使漁獵的原住民族沒有相西方的國家形式，不過，就他們能夠排他佔有傳統領域的事實來看，也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個體。最後，圖窮匕見，即使不能以無主地方式取得原初主權，他們還是以征服、或是讓渡的方式來獲致；當然，至於他人當初是如何取得原初主權，並非自己的責任。

各國對於原住民族主權的回應⁴²

Fleras 與 Spoonley (1999: 54-56)、以及 Maaka 與 Fleras (2000: 93-94)以光譜的方式，將原住民族的主權訴求分為四大類⁴³ (圖 4)：(一) 享有「絕對主權⁴⁴」(absolute sovereignty)的國家狀態，也就是

⁴² 有關於美澳紐加的原住民族政策歷史回顧，Deloria 與 Lytle (1984)、Perry (1996)、Nichols (1998)、Fleras 與 Spoonley (1999)、Havemann (1999)、以及 Fletcher (2005)。

⁴³ 有關原住民族主權的分類，請參考 Laforme (1991)、Fleras (1999: 199-200)、以及 Kickingbird 等人 (1999)。另外，McHugh (1989: 33-34) 根據 Dicey 將主權分為法律及政治兩種，前這是指政府的三權，後者是指君王與臣民之間的關係，隱含政府的政治權威來自百姓的同意；Sharp (1997: 278-79) 則又加上道德的面向，也就是政府有義務保護原住民族的權利。Deloria (1999: 123) 擔心文化認同的流失甚於主權的剝奪主張，也就是說，原住民族的主權不應該只限於政治權利，更應該重視文化的完整性，因此，他強調的是文化主權、而非政治主權；Alfred (2005: 46) 甚至於有「去主權思考」(de-thinking sovereignty)的建議。有關於原住民族的觀點，見 Otto (1995)、Melbourne (1995)、Sharp (1997: 256-64)、Wunder (1999)、以及 Porter (2003)。Cobb (2006: 116) 提醒，如果原住民族主權的概念包山包海，恐怕就會失去意義。

⁴⁴ 也就是國家主權是相互排斥的，這是垂直的概念，Jackson (1999b: 13) 比喻為一片片的拼圖。然而，就水平而言，每個國家真正所有的主權是相對的 (Holsti, 2004: 114; Philpott, 1999: 149)；請比較 James (1999: 41) 的不同觀點；亦請參見 Fowler 與 Bunck (1985: 49, Chap. 3) 所作「塊狀」(chunk)與「籃狀」(basket)的區別。

具有內外管轄權的獨立國家；（二）享有實質主權、或是「共享主權⁴⁵」（shared sovereignty）；（三）享有「功能主權」（functional sovereignty）的地方自治狀態，也就是具有限制性對內管轄權的自治體；以及（四）僅有「名目主權」（nominal sovereignty）、或是「軟性主權」（soft sovereignty）的制度性決策參與，也就是只剩下國家體制內殘餘的主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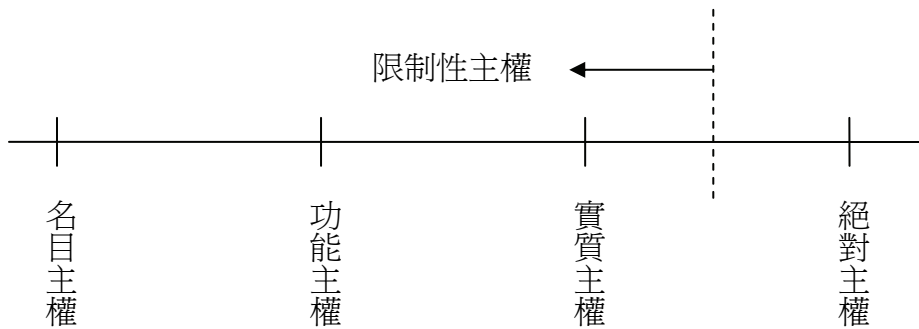


圖 4 原住民族主權的光譜

Maaka 與 Fleras (2000: 93-94) 又將原住民族主權分為 right to sovereignty 以及 right of sovereignty：前者就是指上述的絕對主權，後者則是指築巢鑲嵌於國家之下的一種「安居主權」（nested sovereignty），實質上是「限制性主權」（qualified sovereignty）（Sanders, 1991: 192）。我們可以說，包括上述實質主權、功能主權、以及名目主權在內，都算是限制性主權，也是 Fleras 與 Spoonley (1999: 54) 所謂「不分離的主權」（sovereignty without secession）。

當英國在十七世紀末開始頒發特許狀給白人在北美洲開發時，並未嘗試取得原住民族的主權，等到美國革命之際，人民主權觀已經深入民

⁴⁵ Sharp (1997: 252) 稱為「分割主權」（divide sovereignty）；Lenzerini (2006) 稱為「平行主權」（parallel sovereignty），也就是實施原住民族自治。

心，包括原住民族的同意（McHugh, 1989: 39）。美國聯邦首席大法官馬歇爾（John Marshall）首先在 *Johnson v. McIntosh*（1823: 545, 574）判定，印地安人因為先佔而擁有「全然的主權」（full sovereignty），不過，卻因為被發現而有所減損（diminished）：

They were admitted to be the rightful occupants of the soil, with a legal as well as just claim to retain possession of it, and to use i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discretion; but their rights to complete sovereignty, as independent nations, were necessarily diminished, and their power to dispose of the soil at their own will, to whomsoever they pleased, was denied by the original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discovery gave exclusive title to those who made it.

在 *Cherokee Nation v. Georgia*（1831），原住民族要求國家全然主權承認，馬歇爾不願意接受他們是「外邦民族」（foreign nations），創造新名詞「國內倚賴姓民族」。同樣地，馬歇爾在 *Worcester v. Georgia*（1832: 521）表示，弱勢並不意味著放棄自己的獨立，也就是自治權：

The very fact of repeated treaties with them recognises it, and the settled doctrine of the law of nations is that a weaker power does not surrender its independence -- its right to self-government -- by associating with a stronger and taking protection.

從此，美國對原住民族的既有主權定調為有限的主權。國會在1887年通過『土地總分配法』（*General Allotment Act*），強行將原住民族所集體擁有的部落土地分割給個人。1955年的 *Tee-Hit-Ton Indians v. United States* 判定美國殖民地是經過征服而取得，也就是說，印地安人的土地權並非由主權而來，因此是可以被終止。聯邦最高法院在

Santa Clara Pueblo v. Martinez (1978: 57) 說得很清楚，儘管原住民族仍然是獨特的民族，只不過，只限於內部的自治權，也就是說，並未享有完整的主權⁴⁶：

Indian tribes are “distinct, independent political communities, retaining their original natural rights” in matters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lthough no longer “possessed of the full attributes of sovereignty,” they remain a “separate people, with the power of regulating their internal and social relations.”

As separate sovereigns pre-existing the Constitution, tribes have historically been regarded as unconstrained by those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framed specifically as limitations on federal or state authority.

As the Court in *Talton* recognized, however. Congress has plenary authority to limit, modify or eliminate the powers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which the tribes otherwise possess.

基本上，美國政府雖然在口頭上承認原住民族的主權⁴⁷，不過，大體是指「部落主權」(tribal sovereignty)、或稱為「第三主權」(third sovereignty)，意思是說，除了聯邦及州政府，部落是第三個擁有主權的個體(sovereign entity) (O'Connor, 1998; Carter, 2002)。我們可以看到，這頂多也只是願意接受印地安人的內部自決，而部落主權表現在對於保留區裡頭的資源管理，包括用水權、漁獵、礦產、以及木材；另

⁴⁶ 參見 *San Manuel Indian Bingo & Casino v. NLRB* (2007) (部落主權並不意味著絕對的自主)。

⁴⁷ 見 *United States v. Billy Jo Lara* (2004: 4) 有關「既有部落主權」(inherent tribal sovereignty) 的討論。根據 Steinman (2005) 的觀察，雖然美國政府言必稱部落主權，真正推動的是保留區的部落自治，充其量是「沒有主權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 without sovereignty)。

外就是呈現在司法權的實踐，也就是部落法庭的權限及運作。整體來看，這頂多是共享主權、或是平行主權；Resnik (1989) 直言這根本就是一種「倚賴性的主權」(dependent sovereignty)，而 Wiessner (2008: 1169) 則認為談不上是第三主權。

澳洲政府面對越戰越勇的原住民族運動⁴⁸，加上在 1972 年簽署『國際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公約⁴⁹』(1966)，又在 1975 年簽署聯合國『消除所有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後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5*)，立即通過配套的 *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1975)，不得不正視原住民的訴求 (Wallace, 2005: 24)。由於澳洲當年並未與原住民族簽訂了條約，因此，司法部門⁵⁰在當代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雖然原住民族在 *Milirrpum v. Nabalco Pty Ltd* (1971) 挫敗，不過，體制外的運動逼迫政府在 1976 年通過 *Aboriginal Land Rights (Northern Territory) Act, 1976* (Nettheim, 2007: 6)。

原住民在 1979 年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 (*Coe v.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以原住民族的持續擁有主權挑戰英國取得澳洲主權的正當性：

⁴⁸ 澳洲的原住民族權利運動在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初期之間萌芽，政治動員則在 1972-92 年之間茁壯成長，尤其是在 1980 年代出現的大規模土地權運動；從 1992 到 2005 年，原住民的訴求展現豐碩的成果。

⁴⁹ 相關條文如下：

1.3. 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present Covenant, including those hav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Non-Self-Governing and Trust Territories, shall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shall respect that righ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⁵⁰ 澳洲司法體系的最上級是聯邦最高法院 (High Court)。澳洲的『憲法』(*Constitution Act, 1900*) 原本有提到原住民，用意是在排除原住民的適用。在 1967 年之前，大部分的原住民事務是由州政府在處理，聯邦政府的參與有限；直到 1967 年，經過修憲案的公民投票，才把原先憲法中歧視原住民的條文 (第 51、127 條) 刪除，讓國會從此也可以就原住民族事務立法，不讓州議會獨占立法權，聯邦政府開始介入原住民族事務。

7A. The whole of the said continent now known as Australia was held by the said aboriginal nation from time immemorial for the use and benefit of all members of the said nation and particular proprietary (sic) possessory and usufructuary rights in no way derogated from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aid aboriginal nation.

法官除了以司法瑕疵飭回，同時拒絕承認，擁有國家、或是行使主權的原住民族（aboriginal nation）的存在。不過，聯邦最高法院終究還是在 1992 年於『瑪莫案第二號判例』確認了「原住民的土地權」（native title），迫使政府加緊通過 *Native Title Act (Cth)*（1993）來處理原住民取回土地所有權的要求⁵¹。不過，在對原住民族有利的 *Wik Peoples v. the State of Queensland*（1996）宣判後，政府趕緊通過 *Native Title Amendment Act*（1998）來大幅限縮。在 *Western Australia v Ward*（2002）、及 *Wilson v. Anderson*（2002）判例之後，原住民族的土地權保障更是衰退。雖然有人建議政府以簽訂條約、或是盟約（compact）的方式來來處理主權問題，但並未受到輿論的廣泛接受（Brennan, et al.: 2004）；到目前為止，澳洲政府的努力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土地權協定的談判。

儘管毛利人在 1835 年公佈『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New Zealand*），並以西方的主權字眼宣佈成立獨立的國家「紐西蘭聯合部落」（United Tribes of New Zealand）：

All sovereign power and authority with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United Tribes of New Zealand is hereby declared to reside entirely and exclusively in the hereditary chiefs and heads of

⁵¹ 原住民趁勝二度提出 *Coe v. Commonwealth*（1993）訴訟，希望能進一步取回主權，未能如願。

tribes in their collective capacity, who also declare that they will not permit any legislative authority separate from themselves in their collective capacity to exist, nor any function of government to be exercised within the said territories, unless by persons appointed by them, and acting under the authority of laws regularly enacted by them in Congress assembled.

然而，英國選擇另外與其他酋長簽訂『外坦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 1840*），中止毛利人的主權（Orange, 1992）。雖然該條約明文保障毛利人的土地、森林、及漁獲等權利，然而，由於有英文、以及毛利文兩種版本，雙方對於條文往往有南轅北轍的解釋；特別是針對所謂的主權讓渡，毛利人認為只是同意讓英國統治，相對之下，英國認為已經獲得所有主權的讓渡⁵²（Pocock, 2005: 238-39）。

法院在 1847 年的 *R. v. Symonds* 判例認為該條約是有約束力的，然而，1878 年的 *Wi Parata v. Bishop of Wellington* 卻推翻『外坦及條約』的效力。經過原住民族運動者的努力，紐西蘭政府才在 1975 年根據 *Treaty of Waitangi Act* 設立了「外坦吉法庭」（*Waitangi Tribunal*），接受毛利人針對土地權、以及資源所提出的訴願，進行調查、建議、調解、或判決（Durie, 1998: 121-22）。經過多年的談判，紐西蘭政府終

⁵² 英文版的第一條是：

The Chiefs of the Confederation of the United Tribes of New Zealand and the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Chiefs who have not become members of the Confederation cede to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England absolutely and without reservation all the rights and powers of Sovereignty which the said Confederation or Individual Chiefs respectively exercise or possess, or may be supposed to exercise or to possess over their respective Territories as the sole sovereigns thereof.

毛利語的現代翻譯如下：

The Chiefs of the Confederation and all the Chiefs who have not joined that Confederation give absolutely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for ever the complete government (6) o ver their land.

於答應歸還一些土地給毛利人、並提供補償⁵³ (Durie, 1998: 119, 196)。目前，外坦吉法庭正在考量『獨立宣言』、以及『外坦及條約』的效力，三五年內不會有結果 (Wikipedia, 2012e)。

英國在殖民加拿大時期，透過條約的簽訂與原住民族結盟⁵⁴，以『皇家宣言』 (*Royal Proclamation, 1763*) 禁止白人私自向原住民族購買土地。在英國打敗法國後，加拿大領地政府建立，開始積極招募白人前來墾殖，與原住民族因為土地而紛爭不斷。政府的作法是簽訂土地讓渡條約，以保留區的設置及提供福利的保證，來交換原住民族的土地釋出。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在 1973 年通過『卡爾德案』 (*Calder v. Attorney-General of British Columbia*)，承認原住民族的土權繼續存在，並判定原住民族有權利要求政府歸還土地、或是傳統領域；此後，加拿大政府被迫推動『通盤土地政策』 (*Comprehensive Land Claims Policy*)，尋求與原住民族透過政治談判來處理土地問題⁵⁵。加拿大國會在 1982 年通過『憲政法』 (*Constitutional Act, 1982*)，在第 35 條第 1 款明文確認「原住民族現有的原住民族權利暨條約權利」 (*existing aboriginal and treaty rights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s of Canada*)⁵⁶。聯邦最高法院在 1984 年的 *Guerin v. the Queen* 判例，確認原住民族的權利包括

⁵³ 不過，多是沼澤或是不毛的丘陵地，不足維生 (Mikaere & Milroy, 2000: 366)。

⁵⁴ 加拿大政府為了要強化邊防，積極招募白人移民前來墾殖，對於土地需求加速，日益侵入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政府加緊與原住民族簽訂條約，希望能他們能夠釋出土地來交給新來的移民。大體而言，早先在 17-18 世紀所簽訂的條約 (也就是在東岸)，屬於和平友好性質，當然要承認原住民族的狩獵及漁獲權；越往中西部擴張，在 19 世紀所簽訂的條約，主要是為了取得原住民族的土權，也就是使用政府的照顧 (包括保留區、以及狩獵及漁獲權的保障) 來交換土地的取得 (Fleras & Elliott, 1992: 31-32; Foster, 1999: 359-63)。

⁵⁵ 這些土地協定 (*land claims agreement*)、或是自治協定 (*self-government agreement*) 又稱為「現代條約」。

⁵⁶ 聯邦最高法院在 *R. v. Sioui* (1990) 承認條約權；在 *R. v. Van der Peet* (1996)，法官訂下檢驗是否合乎 *Constitutional Act* (1982) 憲法保障原住民族權利的判準；在 *R. v. Pamajewon* (1996)、及 *R. v. Gardner* (1996)，法官同意上訴法庭的看法：「any broad inherent right to self-government held by the appellants was extinguished by the British assertion of sovereignty.」。見 Wallace (2005: 13-15) 的討論。

土地權，同時指出，政府對於原住民族有「受信的責任」(fiduciary duty)，也就是一種「信託的關係」(trust relationship) 義務。基本上，加拿大是以自治權的實踐來處理主權問題。

美國雖然承認印地安人是民族，然而自從 19 世紀，早就把印地安人的主權作限制性的解釋，也就是透過保留區來實施自治。澳洲雖然針對原住民的土地做了『瑪莫案第二號』判例 (1992)，不過，對於原住民族的自治採取戒慎小心的態度，更不用說層級更高的原住民族主權。在紐西蘭，儘管當年英國王室與毛利人簽定了『外坦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 1840*)，彼此對於主權是否已經讓渡仍有不同的詮釋，也因此讓毛利權利運動者有較大的詮釋空間。至於加拿大，政府的著眼點在於主權如何共享，重心在於透過談判來進行自治。

對於這些國家而言，只要不涉及外部自決、或是政治分離，其他形式的限制性主權是可以接受的。為了投桃報李，可以接受的讓步是主權與財產權或是土地權脫鉤，譬如紐澳；當然，某種程度的原住民族自治也可以，譬如美加自來的作法。由原住民族主權、共享主權、到國家主權，在溫水煮青蛙的過程中，原住民族就被安寧死了

台灣의 漢人國家與原住民族

Lenzerini (2006: 167) 認為外來墾殖者佔領原住民族的祖靈之地，是建立在無主地的「原罪」之上。Macklem (2001) 認為，雖然木已成舟，光承認歷史的道德破產沒有用，還必須在憲法加以承認，給內部自決一個機會，否則，會逼迫原住民族不得以之下選擇分離；也就是說，並非因為承認原住民族的主權而造成領土分裂，而是因為拒絕承認而造成分離。

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前，原住民族尋求各組參選人簽訂『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開宗明義在第一條就提到「自然主權」的概念（施正鋒，2005: 151）：

一、承認台灣原住民族之自然主權

台灣原住民族世代根植於台灣數千年，原住民族群或各部落自始擁有「自然主權」，原住民族各族雖經殖民國族統治，然而原住民族從無公開宣稱放棄其自然主權。基於尊重族群意願並根據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之原則，統治國應充分尊重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

不過，當時只獲得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同意（1999/9/10）。另外，『原運版原住民族基本法』建議條文也有「原住民族擁有台灣的自然主權，非原住民族的政府必須與之進行談判」的文字（施正鋒，2005: 8）⁵⁷。在當選總統後，陳水扁又簽署『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再肯認協定』（2002/10/19），再度表達「承認台灣原住民族之自然主權」。從此，原住民族自然主權的提法儼然已經不再被當作異端⁵⁸。

陳水扁在連任總統後，承諾在未來的台灣新憲法當中，將會有一個原住民族的專章，因此，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特地成立了一個「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提出十項必須深入探討的重大議題，包括「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意義何在」（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2005）。小組在原先草案提出『台灣新憲原住民族專章』，第二條的文字是「國家承認原住民族之自然主權，並尊重其自決意願」（施正鋒，2005: 162）；不過，小組的定稿『原住民族憲法專章草案』只提到自決權、以及在傳統領域上的自治權（施正鋒，2008: 85）。後來，由

⁵⁷ 不過，在大選的原住民族政策白皮書中，原運者採用比較含蓄的用詞「宗主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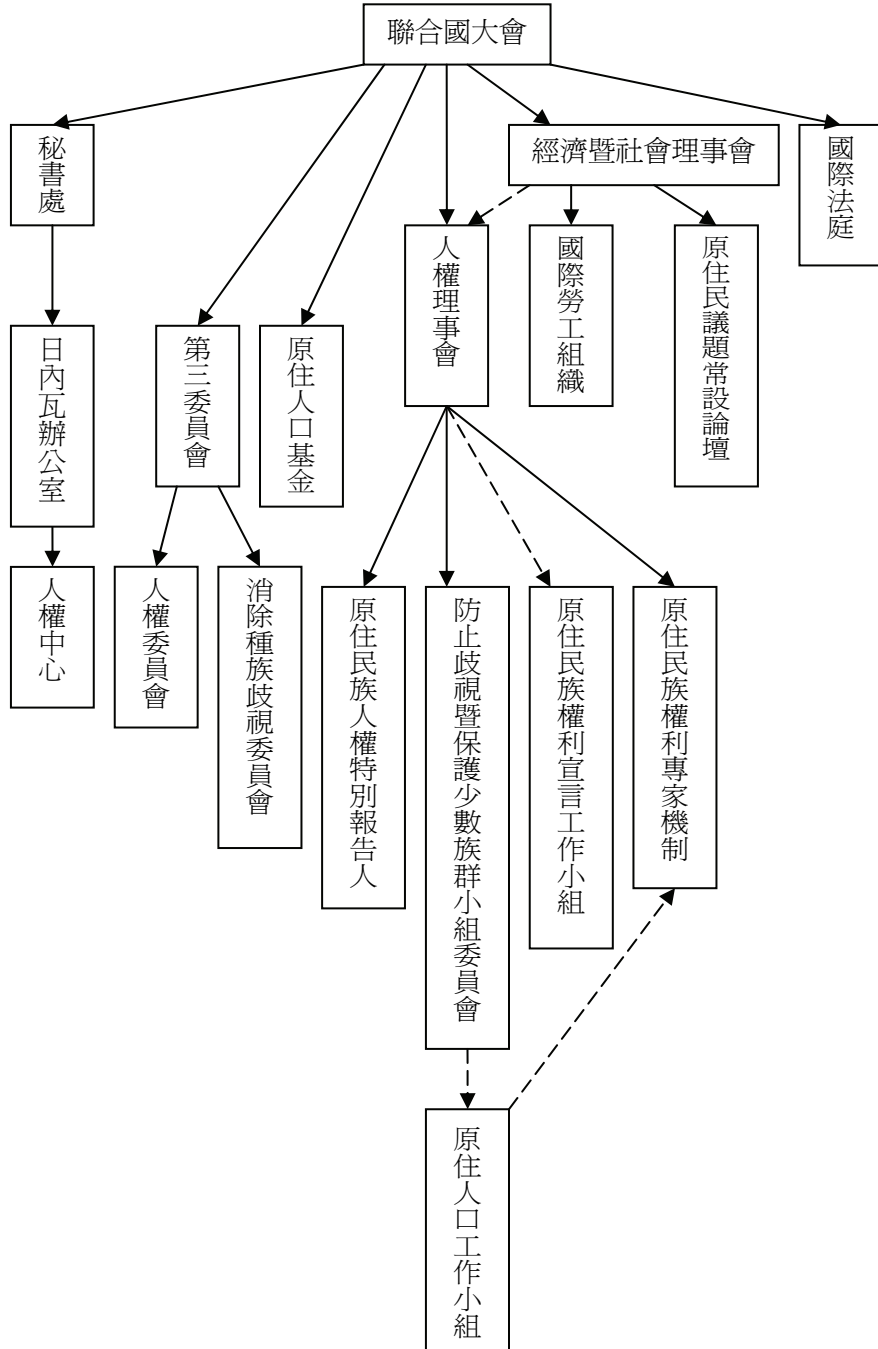
⁵⁸ 譬如說，經濟部長林義夫在2002年予八位原住民族立委前往蘭嶼，與當地反核自救會達長協議，其中包括「立法保障達悟族在蘭嶼之自然主權及生存權」的共識（辛啟松，2002）。

於陳水扁政府因為陷入政治風暴、加上朝小野大，新憲的理想無疾而終。另外，原住民族立委在 2005 年初突圍成功所通過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礙於政治現實，未能放入「原住民族主權」等字眼⁵⁹。

對於台灣的原住民族來說，不管是荷西殖民、鄭氏王朝、滿清朝廷、日本總督府、還是中華民國政府，都是不請自來的外來政權；即使當前的政府是經過民選而取得統治的正當性，然而，卻無法掩飾一個事實，就是原住民族的主權被後來的統治者硬生生地攫走，再以政權轉移的方式私相授受。只要原住民族主權懸而未決，原漢之間就無法取得歷史和解；只要沒有合理的補償，漢人的良心就必須永遠虧欠原住民族。追根究底，還是離不開一個基本的課題：到底這個由非原住民所帶來的國家，要如何來與原住民族定位？

⁵⁹ 這是立委高金素梅告訴筆者的。

附錄 1：聯合國有關原住民族權利的機構



附錄 2：相關國際規約、法律、以及宣言

- Royal Proclamation, 1763* (<http://www.specific-claims-law.com/specific-claims-background/12-royal-proclamation-1763>) (2012/8/28)
- Johnson v. McIntosh, 1823* (http://www.utulsa.edu/law/classes/rice/usct_cases/JOHNSON_V_MCINTOSH_1823.HTM) (2012/9/9)
- Cherokee Nation v. Georgia, 1831* (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historics/USSC_CR_0030_0001_ZS.html) (2012/9/9)
- Worcester v. Georgia, 1832* (<http://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31/515/case.html>) (2012/9/9)
-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New Zealand, 1835* (<http://www.nzhistory.net.nz/files/documents/treaty-kawharau-footnotes.pdf>) (2012/9/12)
- Treaty of Waitangi, 1840* (<http://www.nzhistory.net.nz/politics/treaty/read-the-treaty/english-text>) (2012/9/12)
- R. v. Symonds, 1847* (<http://www.victoria.ac.nz/law/NZLostCases/CaseDetails.aspx?casenumber=00047>) (2012/9/16)
-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1867 (Constitutional Act, 1867)* (http://en.wikisource.org/wiki/British_North_America_Act,_1867) (2012/8/26)
- Wi Parata v. Bishop of Wellington, 1878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n Constitution Act, 1900)*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cth/consol_act/coaca430/) (2012/9/11)
- Fourteen Points, 1918*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wilson14.asp) (2012/9/4)
- Balfour Declaration, 1926* (http://foundingdocs.gov.au/resources/transcripts/cth11_doc_1926.pdf) (2012/9/10)
- Statute of Westminster, 1931*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Geo5/22-23/4/contents>) (2012/9/10)
- Atlantic Charter, 1941* (<http://histclo.com/essay/war/ww2/cou/us/pr/pr-ac.html>) (2012/9/4)
- Statute of Westminster Adoption Act, 1942 (cth)*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C2004C00661>) (2012-09-11)

-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5* (<http://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chapter1.shtml>) (2012/9/4)
- Tee-Hit-Ton Indians v. United States, 1955* (<http://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348/272/>) (2012/9/13)
-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digenous and Other Tribal and Semi-Tribal Populations in Independent Countries, 1957* (<http://www.unhcr.org/refworld/type,MULTILATERALTREATY,ILO,,3ddb66804,0.html>) (2012/9/8)
- 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eoples, 1960* (<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independence.htm>) (2012/9/3).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5* (<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pdf/cerd.pdf>) (2012/9/16).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ccpr.htm>) (2012/9/4)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cescr.htm>) (2012/9/4)
- Western Sahara Advisory Opinion, 1975*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61/6195.pdf>) (2012/9/8)
- 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1975*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cth/consol_act/rda1975202/) (2012/9/16).
- Aboriginal Land Rights (Northern Territory) Act, 1976*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cth/consol_act/alrta1976444/) (2012/9/11).
- Santa Clara Pueblo v. Martinez, 1978* (<http://laws.lp.findlaw.com/getcase/US/436/49.html>) (2012/9/9)
- Coe v.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79* (<http://www.austlii.edu.au/au/cases/cth/HCA/1979/68.html>) (2012/9/12)
- Resolution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1981 (Patriation Reference)* (<http://www.canlii.org/en/ca/scc/doc/1981/1981canlii25/1981canlii25.html>) (2012/9/11)

- Canada Act, 1982*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82/11/contents>) (2012/9/11)
- Constitution Act, 1982* (http://www.solon.org/Constitutions/Canada/English/ca_1982.html) (2012/9/11)
- Guerin v. the Queen, 1984* (<http://www.canlii.org/en/ca/scc/doc/1984/1984canlii25/1984canlii25.pdf>) (2012/8/28)
- Australia Act 1986 (Cth)* (http://www.austlii.edu.au/cgi-bin/download.cgi/cgi-bin/download.cgi/download/au/legis/cth/consol_act/aa1986114.txt) (2012-09-11)
- Australia Act 1986*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86/2/contents>) (2012/9/11)
- Constitution Act, 1986*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86/0114/latest/whole.html>) (2012/9/11)
- Convention Concerning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in Independent Countries, 1989*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00897.pdf) (2012/9/8)
- R. v. Sioui, 1990* (<http://gsdl.ubcic.bc.ca/collect/firstna1/archives/HASH01e7.dir/doc.pdf>) (2012/9/12)
- Mabo vs. Queensland (2), 1992* (<http://www.austlii.edu.au/au/cases/cth/HCA/1992/23.html>) (2012/9/9)
- Native Title Act, 1993 (Cth)*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C2005C00485>) (2012/9/9).
- Coe v. Commonwealth, 1993* (http://www.asser.nl/upload/documents/DomCLIC/Docs/NLP/Australia/Coe_High_Court_17-08-1993.pdf) (2012/9/12)
- Dayton Accords, 1995* (<http://www.state.gov/p/eur/rls/or/dayton/index.htm>) (2012/9/3)
- R. v. Pamajewon, 1996* (<http://www.canlii.org/en/ca/scc/doc/1996/1996canlii161/1996canlii161.html>) (2012/9/12)
- R. v. Gardner, 1996* (<http://www.mandellpinder.com/pdf/cases/R-v-Pamajewon-1996-2-SCR-821.pdf>) (2012/9/12)

- Wik Peoples v. the State of Queensland, 1996* (<http://www.austlii.edu.au/au/cases/cth/HCA/1996/40.html>) (2012/9/9).
- Native Title Amendment Act, 1998 (Cth)*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C2004A00354>) (2012/9/9).
- Sue v. Hill, 1999* (<http://www.austlii.edu.au/au/cases/cth/HCA/1999/30.html>) (2012/9/ 11)
- Western Australia v Ward, 2002* (<http://www.austlii.edu.au/au/cases/cth/HCA/2002/28.html>) (2012/9/9)
- Wilson v. Anderson, 2002* ([http://www.ipsufactoj.com/international/2002/Part12/int2002\(12\)-001.htm](http://www.ipsufactoj.com/international/2002/Part12/int2002(12)-001.htm)) (2012/9/9)
- United States v. Billy Jo Lara, 2004* (<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pdf/03-107P.ZO>) (2012/9/9)
-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 (http://www.un.org/esa/socdev/unpfii/documents/DRIPS_en.pdf) (2012/9/8)
- San Manuel Indian Bingo and Casino v.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2007 (<http://www.narf.org/nill/bulletins/cta/documents/sanmanuel.pdf>) (2012/9/9)

參考資料

辛啟松

- 2002 〈經長赴蘭嶼公開道歉、核廢遷場達成六協議〉《中國時報》(<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minister/91050501.htm>)(2012/9/8)。

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編)

- 2005 《憲法原住民族專章會議實錄》。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施正鋒

- 2008 《原住民族人權》。壽豐：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施正鋒

- 2005 《台灣原住民族政治與政策》。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施正鋒

- 2001 〈台灣民族主義與壟殖國家的政治民族塑造——漢人血緣、華人文化、及政治中國的挑戰〉《台中美三角關係——由新現實主義到建構主義》，頁1-29。台北：前衛。

施正鋒

- 1998 《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台北：前衛。

Alfred, Taiaiake.

- 2005 “Sovereignty,” in Joanne Barker, ed. *Sovereignty Matters: Locations of Contestation and Possibility in Indigenous Struggles for Self-Determination*, pp. 33-50. Lincoln, Neb.: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Anaya, S. James.

- 2004 *Indigenous Peoples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rcher, Christon I., ed.

- 2000 *The Wars of Independence in Spanish America*.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Biersteker, Thomas, and Cynthia Weber.

- 199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in Thomas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cept*, pp. 1-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lger, James B.

2000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Experience and Issues of Sovereignty: Lessons for New Zealand," in Colin James, ed. *Building the Constitution*, pp. 48-63. Wellington: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Brennan, Sean, Brenda Gunn, and George Williams.

2004 "'Sovereignty' and Its Relevance to Treaty-Making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Australian Governments." *Sydney Law Review*, Vol. 26, No. 3, pp. 307-52.

Brookfield, F. M.

1989 "The New Zealand Constitution," in I. H. Kawharu, ed. *Waitangi: Maori and Pakeha Perspectives of the Treaty of Waitangi*, pp. 1-24.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ma, Tom.

2007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http://www.hreoc.gov.au/social_justice/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2007/3.html) (2012/9/8)

Carter, Nancy Carol.

2002 "American Indians and Law Libraries: Acknowledging the Third Sovereign." *Law Library Journal*, Vol. 94, No. 1, pp. 7-26.

Carty, Anthony.

1996 *Was Ireland Conquer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Irish Question*. London: Pluto Press.

Cobb, Amanda J.

2006 "Understanding Tribal Sovereignty: Definitions, Conceptualiz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American Studies*, Vol. 46, Nos. 3-4, pp. 115-32.

Countryman, Edward.

1985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

Crawford, James.

2006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reighton, Donald.

1964 *The Road to Confederation: The Emergence of Canada, 1863-1867*. Don Mills,

O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rrico, Peter.

1997 "American Indian Sovereignty: Now You See It, Now You Don't." (<http://www.umass.edu/legal/derrico/nowyouseeit.html>) (2012/9/16).

Deloria, Vine, Jr.

1999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n John R. Wunder, ed. *Native American Sovereignty*, pp. 118-24.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Deloria, Vine, Jr., and Clifford M. Lytle.

1984 *The Nations Withi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merican Indian Sovereignt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Durie, Mason.

1998 *The Politics of Maori Self-Determination*.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leras, Augie.

1999 "Politicising Indigeneity: Ethno-politics in White Settler Dominions," in Paul Havemann, ed.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in Australia, Canada, and New Zealand*, pp. 187-234.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leras, Augie, and Jean Leonard Elliott.

1992 *The Nations Within: Aboriginal-Sate Relations in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w Zealand*.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leras, Augie, and Paul Spoonley.

1999 *Recalling Aotearoa: Indigenous Politics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New Zealand*.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letcher, Mathew L. M.

2005 "The Insidious Colonialism of the Conquer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Modern Tribal Affairs."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Vol. 19, No. 1, pp. 273-301.

Ford, Lisa.

2010 *Settler Sovereignty: Jurisdiction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America and Australia, 1788-183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ster, Hamar.

1999 "Indian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Royal Proclamation of 1763 to

Constitutionally Entrenched Aboriginal Rights,” in Paul Havemann, ed.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in Australia, Canada, and New Zealand*, pp. 351-77.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wler, Michael Ross, and Julie Marie Bunc.

1995 *Law, Power, and the Sovereign State: The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University Park, Pen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Galligan, Brian.

1995 *A Federal Republic: Australia’s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tz, Louis.

1964 *The Foundations of New Socie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Hashmi, Sohail H.

1997 “Introduction,” in Sohail H. Hashmi, ed. *State Sovereignty: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14. University Park, Pen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Havemann, Paul, ed.

1999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in Australia, Canada, and New Zealand*.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insley, F. H.

1986 *Sovereignt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lingsworth, J. Rogers, ed.

1971 *Nation and State Building in Americ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Holsti, K. J.

2004 *Taming the Sovereign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ayatullah, Naem.

1996 “Beyond the Sovereignty Dilemma: Quasi-states as Social Construct,” in Thomas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cept*, pp. 50-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verson, Duncan, Paul Patton, and Will Sanders.

- 2000 "Introduction," in Duncan Iverson, Paul Patton, and Will Sanders, eds.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pp. 1-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ckson, Robert.

- 1999a "Introduction: 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in Robert Jackson, ed. *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pp. 1-8. Malden, Mass.: Blackwell.

Jackson, Robert.

- 1999b "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 A Glance at th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 in Robert Jackson, ed. *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pp. 9-34. Malden, Mass.: Blackwell.

Jackson, Robert.

- 1990 *Quasi States: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Alan.

- 1999 "The Politics of Sovereign Statehood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Robert Jackson, ed. *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pp. 35-51. Malden, Mass.: Blackwell.

James, Colin, ed.

- 2000 *Building the Constitution*. Wellington: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Joseph, P. A.

- 1989 "Found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Canterbury Law Review*, Vol. 4, pp. 58-74.

Keal, Paul.

- 2003 *European Conquest an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Moral Backwardnes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ckingbird, Kirke, Lynn Kickingbird, Charles J. Chibitty, and Curtis Berkey.

- 1999 "Indian Sovereignty," in John R. Wunder, ed. *Native American Sovereignty*, pp. 118-24.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Krasner, Stephen D.

1999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ymlicka, Will.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aForme, Harry S.

1991 "Indian Sovereignty: What Does It Mean?" *Canadian Journal of Native Studies*, Vol. 11, No. 2, pp. 253-66.

Lenzerini, Federico.

2006 "Sovereignty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Parallel Sovereignty of Indigenous Peoples."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47, pp. 155-89.

Lieberman, Jethro K.

1987 *The Enduring Constitu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First Two Hundred Years*. New York Harper & Row.

Maaka, Rofer, and Augie Fleras.

2000 "Engaging with Indigeneity: Tino Rangatiratanga in Aotearoa," in Duncan Ivison, Paul Patton, and Will Sanders, eds.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pp. 89-10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Hugh, P. G.

2004 *Aboriginal Societies and the Common Law: A History of Sovereignty, Status, and Self-determ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Hugh, P. G.

1989 "Constitutional Theory and Maori Claims," in I. H. Kawharu, ed. *Waitangi: Maori and Pakeha Perspectives of the Treaty of Waitangi*, pp. 25-63.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klem, Patrick.

2001 *Indigenous Differenc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arks, G. C.

1990 "Indigenous Peoples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Significance of Francisco de Vitoria and Bartolome de Las Casas." *Austr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 pp. 1-51.

Mayall, James.

- 1999 “Sovereignty, Nationalism,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Robert Jackson, ed. *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pp. 81-99. Malden, Mass.: Blackwell.

Melbourne, Hineani.

- 1995 *Maori Sovereignty: The Maori Perspective*. Auckland: Hodder Moa Beckett.

Mikaere, Ani, and Stephanie Milroy.

- 2000 “Treaty of Waitangi and Maori Land Law.” *New Zealand Law Review*, No. 3, pp. 363-83.

Miller, John C.

- 1959(1943)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re, David L.

- 2012 “‘Ask No One for Your Sovereignty’: John Trudell and the Affirmations of Alcatraz.” *Revue EOLLE*, No. 1, pp. 30-37 (http://www.univ-lehavre.fr/ulh_services/IMG/pdf/moore_trudell_paper-2.pdf) (2012)

Murphy, Alexander B.

- 1996 “The Sovereign State System as Political-Territorial Ideal: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onsiderations ,” in Thomas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cept*, pp. 81-1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toli, Claire.

- 2012 “Legal Independence in Australia.” *Cross-section*, Vol. 5, pp. 65-75.

Nettheim, Garth.

- 2007 “International Law and Native Title in Australia.” Richard Cooper Memorial Lecture 2007 (http://www.fedcourt.gov.au/aboutct/judges_papers/speeches_richard_cooper.rtf) (2011/4/26).

New World Encyclopedia.

- 2008 “List of Sovereign States by Formation Date.” (http://www.newworldencyclopedia.org/entry/List_of_sovereign_states_by_formation_date) (2012/9/11)

Nichols, Roger L.

- 1998 *Ind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Comparative Histor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O'Connor, Sandra Day.

- 1998(1997) "Lessons from the Third Sovereign: Indian Tribal Courts."
(<http://www.icctc.org/CC%20manual/Lessons%20From%20the%20Third%20Sovereign.pdf>) (2012/9/8)

Oliver, Peter C.

- 2005 *The Constitu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Theory in Australia, Canada, and New Zea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ange, Claudia.

- 1992 (1987) *The Treaty of Waitangi.* Wellington: Bridge Willaims Books.

Otto, Dianne.

- 1995 "A Question of Law or Politics? Indigenous Claims to Sovereignty in Australia."
Syracu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erce, Vol. 21, pp. 65-103.

Pagden, Anthony.

- 1993 *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he Mew World.* New Have,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erry, Richard J.

- 1996 *From Time Immemorial: Indigenous Peoples and State System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hilpott, Daniel.

- 1997 "Ideas and the Evolution of Sovereignty," in Sohail H. Hashmi, ed. *State Sovereignty: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5-47.
University Park, Pen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hilpott, Daniel.

- 1999 "Westphalia, Authority,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Robert Jackson, ed. *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pp. 144-67. Malden, Mass.: Blackwell.

Pocock, J. G. A.

- 2005 *The Discovery of Islands: Essays in British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rter, Robert B.

- 2002 "The Meaning of Indigenous Nation Sovereignty."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Vol. 34, pp. 75-112.

Resnik, Judith.

- 1989 “Dependent Sovereigns: Indian Tribes, States, and the Federal Cour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56, pp. 671-759.

Reynolds, Henry.

- 1996 *Aboriginal Sovereignty: Three nations, One Australia?*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Robertson, Lindsay G.

- 2007 *Conquest by Law: How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Dispossesse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ir Lan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dríguez O., Jaime E.

- 1998 *The Independence of Spanis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ussell, Peter H.

- 1993 *Constitutional Odyssey: Can Canadians Become a Sovereign People?* 2n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anders, Joe.

- 1991 “First Nations Sovereign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Frank Cassidy, ed.
Aboriginal Self-Determination, pp. 186-96. Lantzville, B.C.: Oolochan Books.

Sharp, Andrew.

- 1997 *Justice and the Maori: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Maori Claims in New
Zealand since the 1970s.* 2nd ed.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lattery, Brian.

- 1991 “Aboriginal Sovereignty and Imperial Claims.” *Osgood Hall Law Journal*, Vol.
28, No. 4, pp. 682-703.

Sørensen, Georg.

- 1999 “Sovereignt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Fundamental Institution,” in Robert
Jackson, ed. *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pp. 168-82. Malden, Mass.:
Blackwell.

Steinman, Erich.

- 2005 “The Contemporary Revival and Diffusion of Indigenous Sovereignty
Discourse.” *American Studies*, Vol. 46, Nos. 304, pp. 89-113.

Strang, David.

- 1996 "Contested Sovereignt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lonial Imperialism," in Thomas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cept*, pp. 22-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dorov, Tzvetan.

- 1999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 of the Othe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Tully, James.

- 1995 *Strange Multiplicity: Constitutionalism in an Age of D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UNPO).

- 2011 "Members." (<http://www.unpo.org/members.php>) (2012/9/10)

Von Glahn, Gerhard.

- 1981 *Law among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4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Wallace, William.

- 1999 "The Sharing of Sovereignty: The European Paradox," in Robert Jackson, ed. *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pp. 81-99. Malden, Mass.: Blackwell.

Wallace, William D.

- 2005 "Sovereignty, Challenges to Sovereignty and Reassertion of. Sovereign Interests." (http://www.kentlaw.edu/jicl/articles/spring2005/s2005_william_wallace.pdf) (2012/9/9)

Wiessner, Siegfried.

- 2008 "Indigenous Sovereignty: A Reassessment in light of the U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41, pp. 1141-76.

Wikipedia.

- 2012a "San Marino."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n_Marino) (2012/9/15)

Wikipedia.

- 2012b "Andora."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ora>) (2012/9/15)

Wikipedia.

- 2012c “Member stat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mber_states_of_the_United_Nations) (2012/9/15)

Wikipedia.

- 2012d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New Zealand.”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claration_of_the_Independence_of_New_Zealand) (2012/9/16)

Wikipedia.

- 2012e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 1989.”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digenous_and_Tribal_Peoples_Convention,_1989#cite_note-ilo.org-7) (2012-09-09)

Williams, Robert A., Jr.

- 1990 *The American Indian in Western Legal Thought: The Discourses of Conqu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under, John R, ed

- 1999 *Native American Sovereignty*.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YouTube

- 2007 “Kosovo Will Get Independence: ‘Hence, Deadline,’ Bush Sai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x513g5EDkw>) (2012/9/4)

Zines, Leslie

- 1991 *Co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Commonweal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